【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】

钥匙去哪儿了

□吴永亮

我的钥匙丢了半年多了。口袋里、公文包中、家里柜子上都没有它的身影,但我并不着急,也不焦虑……

我是1962年1月出生在江苏省溧水县云合杭村吴家村,那时候的日子如同当时人们的脸,紧巴巴张不开。我记事起,看到的是我奶奶床头有一个红木箱子,那箱子正面有一屈戌儿(q ū ?qur),屈戌儿横向挂着管状铜锁,钥匙长长的,长得好似“上”字减肥后的样子。奶奶告诉我,这是她出嫁时娘家陪嫁的,当时轰动了十里八乡。那箱子藏着奶奶许多秘密,直到奶奶过世我们才有机会一睹其真实内容。

我六七岁那年的一天,我到街上去玩,快天黑时,看到一个大门口挂着“管委会”的大牌子,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锁上大门,顺手把穿绳的钥匙甩过头顶,边打着旋边哼着“要学那,泰山顶上一青松……”扬长而去。

回到家,我问做小学老师的叔叔,为什么铜锁要做成管状?叔叔说,大概是古人模仿竹子的形状制作的锁吧。我又问,一个竹子头下面一个当官的“官”念什么,啥意思?叔叔笑着说:永亮,那个字就是“管家”“管理”的“管”。你想想啊,掌握着钥匙就是掌管着钥匙锁住的范围。原来如此,我似懂非懂,难怪那管委会锁门的人傲气能冲破房顶。

我真正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,是上小学三年级。由于我一贯表现积极,大公无私,乐于助人,班主任老师将教室钥匙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交到我手上。那一刻,我激动地向老师深深鞠了躬。从此,那把铝钥匙作为我的骄傲,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,晚上睡觉时我把它压在用稻草做的枕头底下不离半步。不管三九严寒,还是盛夏酷暑,我必定是第一个到校,最后一个离校。早到,夏天开门敞窗,冬天生火取暖;晚走,桌椅归位,关窗闭锁。

那时候,农家门上,也有屈戌儿,但大都是个摆设,几乎没有挂锁的。捋捋原因,大概有以下几点:一是家里穷得叮当响,没啥好挂记的;二是村风民风好,夜不闭户已成传统;三是一把锁加上钥匙,那得多少个鸡蛋才能换得来。没锁不碍事,出门下地干活,或者大门敞开或者在该挂锁的地方插上木棍。挂木棍,告诉来者,主人不在家,你要借什么农具或者过路人从缸里舀水喝,尽管拔掉木棍推门而入,绝不会有人告你私闯民宅。虽然舍不得买锁和钥匙,但更多家庭愿意花大价钱去给娃买长命百岁锁,以求宝宝健康成长。那锁不配钥匙,往往带有几个小铃铛,说是响声能辟邪,吓得妖魔鬼怪不敢贴边,另外还便于寻找孩子,可谓一举多得。

我们家拥有第一把钥匙,那还是1978年。我哥哥光荣当选为民兵排长。当时,排长就能领到一把半自动步枪。与此同时,公社武装部给我哥配发了一把铸铁锁和两把钥匙。我爹说,古话讲得好,那玩意防君子不防小人,顶个啥用。千万不让挂在大门上,挂那玩意就是六亲不认朝天过。无奈之下,这把锁就挂到了我哥哥的房间小门上。

1980年9月,我千里迢迢北上济南上军校。后来毕业下连队当上警卫排长。警卫排属于特务连,但与团部驻扎一起,与连部相距好几里地,自然警卫排独立性强。警卫排长,那钥匙就多了去。自己宿舍、排宿舍、警卫室、武器室、会议室等等,一大串,走起路来,挂在腰带上那串钥匙的相互撞击声能引来不少注视的目光。

1988年,回到军校当教员,加上成家立业,那钥匙个数更是上了两位数。自行车、办公室、资料柜、牛奶箱、家庭储藏室、家里防盗网、家木门,外加我为集邮专门买了学校第一个私人保险柜的钥匙。

钥匙多,意味着生活富裕程度上扬、生活幸福指数攀升。当时,大街上配钥匙、修自行车、补鞋、报摊是一座文明城市的标配。人们常赠送名片盒和钥匙包也是一景。钥匙包,外为纯皮,内有一排固定活扣。挂满后,那钥匙整齐列队,煞是气派。

再再后来,小轿车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我们家也随了大流。不过那车钥匙常常放在小包包里,属于计划单列。

这些年,楼越长越高,邻居门距离越挨越近,但是各家常常一把大锁外加防盗门,铁将军把门将彼此的心越扯越远。我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想尽自己微薄之力打破这个怪圈。

大人不好交往,那就从小孩子寻找突破口。于是我抓住邻家泽泽能蹒跚出门的时机,做出行动。我和我爱人下班回到家后,有意将门留个大缝,就这样,泽泽探头探脑进来了。不用说,泽泽爹妈就进来了。从此,我们家大门就给邻家敞开,直到今天。由此我写了一篇《我给邻家娃娃留个门》刊发在《齐鲁晚报》2014年2月23日,引来一片叫好声。

去年3月,我提前两年退休了,于是钥匙队伍锐减。当时主要剩下宿舍楼单元门、家门、报箱门三大主力。单元门输入一组数字就轻松搞定。报箱门那口又扁又窄,我订阅的报刊外加相关报刊赠阅,几乎天天塞得报箱挣破了皮,由于口小,杂志都被折得变形,有碍观瞻。于是,我试着报箱不锁,并敞开一个小口。这样投递员拉开小门直接投放,既省了折叠硬塞工夫,又保持了报刊品相端庄。我开始有些担心,后来发现一次都没有丢失。于是,报箱钥匙也提前退了休。

最后,只剩下宿舍门上那把钥匙孤军作战。

去年十月初的某一天,我下楼取报随手关上门。由于临时换了衣服,回来后,发现钥匙并不在口袋里。坏了,家里锅上还熬着稀饭呐……稀饭漕了事小,烧干了锅引起煤气爆炸那就事大了。于是乎,我立即给在外地的爱人打电话。我爱人说赶快打110。于是110又通知开锁公司。开锁公司来了要我身份证,身份证在屋里,天啦?!在邻居证明下,我又签下声明书,这才把大门打开……一场危机终于破解。

当天,我就装上了指纹锁,虽然贵了点,但落个安心。

装好锁后,我就把那锁连同那把钥匙丢到开锁师傅工具包里了。丢就丢了吧,丢了疑心、揪心、担心,拾得放心、舒心、开心……

【念念亲情】

白发亲娘

□崔广勋

假期最后一天的沂蒙大地,阳光灿烂、亮丽。冷风驱散雾霾,天高地阔,山青水蓝,即便气温骤降,但凉中透着暖意,让人心情开朗,神清气爽。我从临沂城的家赶回临沭乡下老家,陪爹娘吃顿团圆饭。

由于开车,晚饭后还要赶回济南,我没倒酒。二弟与父亲各自斟满一杯,三个年逾五旬的儿子陪着耄耋之年的爹娘,边吃边喝,悠然地拉着人情世故、家长里短。璀璨的阳光透过窗户,和煦、自然、平和,过年的味道、家庭的温馨和特有的亲情感油然而生……

82岁的娘尽管满头白发,依然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、思维敏捷。见我们吃完饭,娘悄无声息回到内屋,拿出一沓红彤彤的百元面钞来,边数边念叨:“你妹妹上大学时,我没有钱,你们三家每家给垫了2000元学费,现在还给你们。”

我隐约记起,1996年妹妹考上大学,当时我们弟兄相继结婚,家里折腾得精光,7000多元的学费,我们弟兄仨每人凑了2000元。

“当哥的力所能及地分担妹妹的一点学费,天经地义!这是谁与谁啊,还用还吗?”我惊讶且大惑不解地说,“再说,我们现在哪家也不缺这2000元钱啊!”

“你们都立家过日子了,桥归桥,路归路,也不是缺不缺的事,一码是一码。”娘边平静地说着,边又数了30张放到我面前,“你三弟结婚你给过我1000元,你妹妹结婚给过我500元……总共3000元,虽没记到本上,我心里一清二楚,都想着呢,一起还你。”我半天说不出话来,因为不知从何说起。

这时,我忽然联想到一件至今耿耿于怀的事——

2011年12月,我为了让爹娘养老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,用2.8万元为年近七十的父亲买了社保,且购买的第二月就可领到383元的养老金。

十年前每月383元,对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,且一辈子省吃俭用、不会“消费”的爹娘来说,相当于“副食补贴”,完全可以实现鸡鱼肉蛋不断,生活品质得到根本改善。正当为“英明决策”感到有些得意时,三弟告诉我,他每月替父母取回的养老金,二老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,无论怎么劝,就是“油盐不进”,一分不花。

三年前的一天,我利用周末回老家,母亲将三沓百元面钞塞到我的手里:“给你,这是你给你大大(方言,指父亲)买养老金的本钱。”我恍然大悟:不花钱,原来是在积攒还我本钱!我死活不收,父母不依不饶,后来硬是让三弟将钱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划到我的银行卡上。

我收了钱后,父母依然不花养老金钱,而是靠为蔬菜加工厂的姜、蒜、葱剥皮赚点加工费零花。此时此刻,我们才明白,他们之所以不花钱,是在默默攒钱,还欠三个儿子的“债”!七老八十的父母传统乃至偏执地认为:孩子的学费和其他花销,应该由他们做父母的承担,而不应该转嫁到其他子女身上。

“都快装起来吧,你们不拿,你娘始终是个心事。”一直默不作声、三两酒下肚脸有些红的父亲呷了一口酒,在一旁帮腔。

爹娘的犟,在全村是出了名的,我们多次领教。在他们的一再催促下,我们执拗不过,只好怏怏揣进兜里,以了却二老的心愿。

然而,这仅是前奏与铺垫、衬托与渲染——

我们还没从百感交集、五味杂陈中回过神来,娘又不声不响地从里屋拿来一个小蓝布袋,略带神秘地递到我这个“老大”手里。

小布袋沉甸甸的,我疑惑地接过来,有些迟疑地从中掏出三个用旧布层层包裹后用线横竖缠绕的小布包。小心翼翼打开,几个暗褐色、凸显处磨得锃亮的钱币呈现在面前。

仔细端详,钱币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戎装左侧面像,上方为“中华民国三年、八年”字样;背面图案为两株交叉的稻穗,中央为“壹圆”。我又接连打开另两个小包,同样是几枚相同的钱币。我们兄弟三个霎时愣住了:这难道就是常听人讲起的洋钱(沂蒙乡下称袁大头银元为洋钱)?

“这是1962年我出嫁时,你姥姥给我的压腰钱和压箱钱。还是你姥姥包了用线缠好的,我从未打开过,也不知多少。”娘见我们惊愕不已,淡淡地娓娓道来。

“人活七十古来稀,我现在八十多了,说不定哪天老糊涂了忘记或想不起放哪里了,就可惜了。数数多少个,你们弟兄姊妹四个分了吧。”娘又发话了,依然不紧不慢,平静、淡然地吩咐着。

我们没有再推辞,将娘分给的几枚沉甸甸的洋钱装在兜里,心也被压得沉甸甸的。娘分给我们的,不是万贯家产,却是父母的所有;洋钱价值再高,也非稀世珍宝,即使升值,我们也不能指望几个洋钱过生计。我由衷感慨、感叹和钦佩的,是娘珍藏洋钱近六十年所折射的隐忍与坚韧、格局与眼光、内敛与定力。

娘把洋钱看得很轻。当年姥爷做点买卖,家庭殷实,否则不可能有洋钱给娘。自从来到孤儿寡母、一穷二白的我家,要强的娘忍气吞声,含辛茹苦,任劳任怨,与父亲没黑没白在生产队和责任田里劳作。生我的第三天就下床忙家务,未满月就到生产队挣工分;夜里生的二弟,她当天白天还在生产队刨了一天地瓜。娘生了我们四个孩子,坐月子期间几乎没吃过鸡蛋,只是喝了几顿茶汤(小米面做的粥)。即使这样,娘也从未在子女面前透露、炫耀过,以至于我年近六旬没见过洋钱,更不知道我们家有洋钱。

娘把洋钱也看得很重。娘是家中的老大和独生女,为姑娘时,虽不是大家闺秀,也算得上小家碧玉,是我村最后一位坐着大花轿嫁过来的新媳妇。结婚压腰钱和压箱钱,是娘家给的零花钱和私房钱、解困钱,希望女儿嫁过去身上有钱花,不受憋屈。前些年忍饥挨饿受冻的日子,拿出洋钱卖了,完全可以改善一下生活,缓解燃眉之急,古代还有秦琼卖马呢。听懂行的朋友说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一块洋钱可兑换三四十元人民币,相当于一名农村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年农活挣的工分的价值;可以供养一个三四口的城市家庭一个月。这些娘不可能不知道,然而娘没有这么想、这么做,她心里明白,几枚洋钱可能解决一时,但解决不了一世。娘凭着顽强的意志力、忍耐力,用一双勤劳的手,风里雨里,苦苦支撑起一个七口之家,使我们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时光。

勤劳是个传家宝,正是娘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,潜移默化带出了艰苦朴素、勤勉自强、忠实宽厚的家风——这是用洋钱换不来的宝贵财富。

蕙心兰质的娘一定知道,结婚压腰钱和压箱钱具有祝福婚姻美满、家庭幸福的寓意,包含了一代代人的美好祝愿。但我们结婚、生子时,娘并没拿出来赠予。其实娘心里早就打好了谱,洋钱早晚会传给孩子,但对年轻人而言,几枚洋钱改变不了前途命运,反而可能助长骄奢之气,因而要等到孩子们有了阅历和定力,才将这珍藏的具有美好寓意的洋钱赠予我们。

世间万物皆有情,唯有母爱重于天。娘像千千万万沂蒙农村妇女一样,不显山、不露水,懂大理、识小节,朴实无华、吃苦耐劳,只知给予、不会索取。虽普通又平凡,一言一行却闪动和蕴含着伟大的母爱和人性的光辉——是否,这就是平凡的伟大。